

贺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在纪念贺绿汀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吴祖强

五天以前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了敬爱的李凌同志,今天又在这里,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我们音乐界特别尊敬的老前辈贺绿汀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心情有些近似又不相同。贺老去世四年多了,他在上海病逝,没有能够去为他老人家送行,心中一直感觉不安。但今天是纪念他的诞辰,而且是百年诞辰,按照习惯,做生日是喜庆的事,百年诞辰更是大庆,人虽然不在了,生日和忌日显然还是两种不同心态,所以说心情近似又不相同。贺老出生于1903年7月,1999年4月底离去时已是96高龄,大家都很难过并且难以割舍,不过民间传统也认为长寿西归应认为喜丧,就我记忆所及,贺老大概是我们近现代音乐家中享年最长,也就是说生命力最强的老前辈之一,也许可以说是我们音乐界大家庭的“人瑞”。在这长长的岁月中,他留给我们的业绩和教诲真是太丰富了,今天的座谈会实际上是给了我们大家一个相聚一起共同追思、怀念他的难得机会,回想过去,并以他为楷模敦促未来。听了前面的一些讲话和发言,感到很受教益。

要我也在这个会上作简短发言,我却有些惶悚,在座不少同志在贺老生前和他的关系都较我密切,对他的了解比我深入,所以真不知道我能在这里说些什么?后来忽然想起在贺老去世前三年,我曾应命为他的一本传记画册写过一篇短序,因为实在推辞不了,只能不自量

力地但也确是真心实意地对我心目中的贺老作了一些描述勾画。交稿一年稍长些时候我收到浙江摄影出版社寄来他们出版的“当代中国文化名人传记画册系列”中的《贺绿汀》精装本一大册,我写的“序文”竟然一字未动刊于卷首,这实在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现在我想,出版这一传记画册时他身体应还可以,则这篇短文发排前他应会过目,那就是说,能否认为贺老也基本认可了我的这些粗浅见解呢?后来我也曾耳闻说是贺老点名要我为他写这篇序文,并要姜瑞芝师母和我商量。我没有想到贺老如此看重我这后辈,也就只能以当时我还是努力并认真地去完成这一托付而稍加自慰。

我想,也许此刻我可以在这里念念这篇简短序文,重复一下我自己对贺老不变的认识,大约并不是太多同志知道这件事,也借此再表达些许我个人对贺老难以详述的怀念之情。

姜瑞芝师母告诉我说,浙江摄影出版社将为贺绿汀同志编辑出版一本传记摄影画册,希望我来写个简短序言。我全然没有思想准备,对此深感惶恐。贺老是中国音乐界老前辈,德高望重,受到大家尊敬,我对他也一直十分景仰。作为后辈,要为他画传作序,实话说来真正不敢,可是长者面命,又推辞不得,最后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关于贺老的人品与文品其实已经谈论得很多了,这本画册则可形象生动地展示他灿烂

的一生,让人们对这样一位既可敬又可爱的老人更加深了解,使大家获得教益。如果还需要以文字粗略概述一下他70余年来多方面音乐活动的丰硕成就,我以为应该着重强调的至少有以下几点:

贺老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最杰出的作曲家之一。他早在30年代初开创中国风格钢琴曲先河的《牧童短笛》和一些管弦乐曲至今还是众多钢琴家、指挥家的保留曲目;他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以《游击队歌》、《嘉陵江上》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各类歌曲,在歌唱家和群众中已流传了半个世纪。

贺老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可说是倾注了毕生心血。他从普通小学音乐教师到负责著名的育才学校音乐组,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一直到现在还是该院名誉院长。我想他应是世界上任期最长的音乐学府领导人了,他为培育我国音乐人才做出了巨大贡献。

贺老从不自命为理论家,但已出版了两册共数十万字的音乐论文集。他不事空谈,大量理论文章都源于音乐本身和生活实践。为文直率、坦诚,无论政治观点还是艺术见解都没有任何模棱两可或语义含混之处,给人的感觉是他为追求真理毫不顾虑个人得失。而这正是理论家所应具有的必要品质。这使他的文论常能带来振聋发聩的影响。

贺老是我国新音乐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作为老共产党员,他的音乐活动从一开始便与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紧密相联。他和我国新音乐的奠基人——与他同时代的聂耳、冼星海的不同之处,是他的音乐活动迄今已持续了半个多世纪。除了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理论方面,他还非常热心群众音乐生活和音乐普及工作,并参与国际音乐交往。他是第一位获得国际音乐理事会荣誉会员称号的中国音乐家。

当然,就贺老而言,在难以尽述的音乐活动之外,为人们所热切称道的尤其是他的极其可贵的高尚人格。他对待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

念,对待艺术,对待人民群众充满热情,确如我以前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火似的炽烈,岩石般坚定”;而与邪恶势力及敌人相对,却正是王元化同志所描述的“铁骨铮铮,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这特别鲜明地反映在众所周知的他在10年浩劫时的遭遇和表现之中。

我几十年来都在北京工作。50年代在莫斯科与贺老相识,此后只有断续偶尔过往。近10多年他已很少北来,也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但我感觉他对我国音乐界,对我们这些后来者的关切和作用并未稍减。不久前我有事赴沪,抽暇去看望他。贺老今年已93高龄,却依然精神矍铄,给我的印象与去岁见面时没有什么不同。听力不佳则是早已如此,借用助听器成为习惯似也不觉太多不便了。令人特别高兴的是他谈起话来仍和往常一样,还是那么思路活跃,关心国内外大事,关心文艺界——更多是音乐界,关心社会音乐生活、音乐教育,询问北京有没有什么新举措;谈得高兴时仍会发出爽朗的笑声……

贺老不老,我衷心祝福他健康长寿!

吴祖强

1996年5月1日

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

最后,请在座的贺老家人和上海音乐学院的同志、上海市委宣传部和湖南省委宣传部的同志接受我对贺老百岁诞辰的衷心祝贺,他的业绩、作品、人品和精神长青!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责任编辑 徐冬)

张鲁同志逝世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当代著名作曲家,原河北省文化厅顾问,河北省文联终身委员,河北省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张鲁同志,因病于2003年9月18在石家庄逝世,享年86岁。